

H 人生况味
三叔

■ 赵承宁

我的农村老家,有个好邻居。我从牙牙学语开始,我母亲就教我,称呼邻居男主人为“三叔”。按老家当地的习俗,晚辈对长辈都以叔伯、婶母尊称,不可直呼其名。从宗族血缘来说三叔不是我们家族的亲叔辈,论年龄,三叔比我年长20岁,但我从小就感到,和三叔在一起很投缘,丝毫没有隔代之感。我这辈子叫三叔,亲切地叫了五十多年,直到他撒手人寰。三叔离开人世已经十多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以及他的二、三往事,对我来说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三叔出身于一个世代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眼神里常常透出一种慈祥的微笑。我呱呱坠地那年,三叔刚成家。他成家时,大概只有十九、二十岁。后来三叔曾对我说,他祖上几代人没人读过书,他很想读书,但年纪大了,学校不接收,所以他干脆结婚成家立业。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整天忙于农活和家务事。三叔为了帮忙减轻我母亲的一些生活压力,他只要下地回到家,就带着我在村里走东窜西。有时他下地干农活,也把我带上,让我和他坐在牛背上。他常教育我说,多和牛打交道,多了解农民的疾苦,长大后才不会忘本。天长日久,童年的我,与三叔心有灵犀,结下了忘年之交。

三叔脑子灵活,有悟性,而且有一门砌砖、盖房子的好手艺。新中国成立初那几年,村里人大兴土木,盖瓦房、搭牛棚,搞猪圈。村里哪户人家有土木活,砖墙盖房,必有三叔的影子。三叔为人老实厚道、善良,且乐于助人。为了帮助别人,三叔经常放下自家的农活,让“三婶”独自包干,自己跑去无偿地帮助别人。三叔乐于助人的善行,在村里家喻户晓,众人称赞。有一次,三叔在帮一户人家砌墙时,不小心被石头砸到脚趾,鲜血直流。包扎好后,人家劝他休息,过几天才好。但三叔执意不肯放下砌墙的活。他对主人说,台风季节快要到了,必须抓紧时间把房子盖好,有个家挡风遮雨。三叔帮村里人家盖房,从来不肯收工钱。他常说“都是乡里乡亲,帮点忙还收工钱就太见外了”。有的人家过意不去时,有时会给他送几斤自家酿的地瓜酒。三叔整天劳累之后,他最奢侈的渴望就是喝上几口农家地瓜酒,解除疲劳。

我六岁那年,母亲带我离开农村老家,搬迁到乐东县城随父亲一起生活。上世纪60年代初,农村老家一带遭受严重旱灾,粮食丰收。我母亲把几年来节省下来的10斤粮票和10块钱,托人带回老家给三叔。大概过了半年多,三叔突然从三百多里外的老家来到了乐东县城,还带了一大袋的大米。他说旱灾过后,老家粮食有收成了,这是刚碾出来的新米,让我们尝尝。我放学回家见到三叔,喜出望外,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与三叔分别已经七年多,虽说他才刚迈入中年,但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啦。我仔细看着三叔,他晒黑了许多,胡须也比以前浓密了,额头上还露出了几条带沟的皱纹。

1989年秋,三叔的三儿子考上了海南大学。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三叔眼含热泪。他一度哽咽,声泪俱下地说,祖祖辈辈七代人,终于熬出了个大学生,也值了,总算对得列祖列宗啦!四年后,他三儿子大学毕业,在城里找到了工作,还成了家,多次要接他到城里生活,但三叔舍不得离开村子。后来听村里人说三叔在七十岁前,还终日帮助乡亲们砌墙盖房什么的,一直都未曾歇着。三叔七十六岁那年,积劳成疾。在他临走之前,我回到村里探望他,坐在他床边。他用尽力气,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欲言又止,眼眶里淌着泪花。眼看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三叔,我心如刀绞,眼泪夺眶而出。我连喊了几声“三叔、三叔”……他似乎是听见了我的呼叫,微含笑意、慢慢闭上了双眼。霎时间,三叔两手一垂,走向了遥远的天国。人到老年,生命是如此脆弱。三叔连一声都不能回应,就这么走了。从此,我欲叫“三叔”,再无应者,但三叔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将历久弥新,令我终生难忘。

邮箱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在乐东家乡话中“看电影”和“看琼剧”都可称之为“看戏”。

小时候,住在乡下。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一切的电器可供使用,更别提电脑、互联网了,最奢侈的享受是装上“555牌”的电池听听收音机。农民生活常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人的消遣方式多是在农家小院聊聊天,谈谈农事,有时也聚集在大树下点着煤油灯开生产大会,唱民歌。

乡间的夜晚,甚是漆黑,有月亮的晚上,孩子们就会出来活动活动,玩各种游戏,如石头剪刀布、跳山羊、老鹰捉小鸡、捉迷藏等,挨家挨户乱窜,从月上梢头到月影西沉,直到汗流浃背,直到母亲跑满村呼唤着乳名找人才恋恋不舍各回家。而最开心的是村里放电影,但这是很难得的,除非逢年过节或者是特殊的日子。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红影星唐国强、陈冲、刘晓庆、张瑜、郭凯敏等家喻户晓。当时村里的电影放映场是在村庄的老王祠堂前一片空地上。《洪湖赤卫队》《地道战》《苦菜花》《小兵张嘎》《上甘岭》《小花》《一江春水向东流》《庐山恋》等老影片便是在那会儿看的。年代久远,影片故事情节已模糊,但儿时看电影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每次村里放电影,仿佛适逢盛大的节日,家里提早做好饭,我早早吃完饭就和邻家女孩一起抬着长板凳赶往放映场,占正中间最佳的位置。邻家女孩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桌,我们上学时,也是这么一起抬着长板凳去当课桌,还一起拎着小煤油灯去上晚自习。当时放电影是场场爆满,电影放映场往往被围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后面到场的要伸长脖子看一整晚,也不喊累,还有的干脆把孩子扛在肩膀上看。

小时候的我们看的往往不是电影,而是热闹,是电影之外的快乐。占据了有利地形,安放好凳子,我们就满场跑开了。小摊贩也挑着箩筐来做小生意,影场边上卖甘蔗,卖椰子片,卖西红柿、香瓜、芒果、杨桃等各种时令水果。我们喜欢将不同的水果沾着辣椒盐酱油吃。在那个物质缺乏的时代,饼干糖果难得吃上一回,而大自然的花心花蕊却可入食。如木棉花刚抽出的叶心,凤凰花的花心以及由其结成的扁长豆状的果实,小时候我们都吃过。这些从土里生长出来的枝枝叶叶或果实,算是我们小时候最美味的零食了。如今想来,真是有一点“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意趣了。

记得当时乡下的小摊,如果没有钱也可以以物交易,比如从家里带几个番薯换一个香瓜或换一碗米粉糕。小孩子就是好玩好吃,熙熙攘攘的电影场简直成了乐园。多是冲着吃喝玩乐去的,从来就没有安心端正好完整地看过一部影片,和小朋友一起跑跑跳跳玩各种游戏或买零食吃才是最喜爱的。

那份单纯的快乐至今仍让人怀念。而匆匆一瞥的曾被妈妈称之为“打到布破”的黑白战争影片也是生命最初获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的“小兵张嘎”或“小花”却也是一直挥之不去的影像,就连《小花》的主题曲至今我也能耳熟能详。

幼时,除了看电影,最期待的要数看琼剧了。至今,对琼剧仍有一种特殊的情愫。虽然说不出看过什么琼剧,虽然从来没有看懂它,虽然分不清琼剧中的生、旦、净、丑,从来不理解舞台上的肢体语言,甚至对那激扬高亢的唱腔有些排斥感,却会一如既往地怀想它,怀想看它的那年那月。犹如翻看发黄的老照片,遥远的记忆,陈旧的色调中却依稀流淌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温暖。

那时,戏班子来演戏一般不下到村里,只在镇上。爸妈是戏迷,每有戏班子来,他们必要一睹为快。对于琼剧,我一窍不通,却也喜欢凑热闹,总屁颠屁颠地跟着父母步行到几公里外的

万泉河是海南岛第三条大河。它全长163公里,在琼海境82公里,它有南北两源,南源发于五指山东麓,北源出自黎母山南麓,两水分流而下,在琼海市“合口咀”汇合,然后滚滚东流,经石壁、椰子寨、嘉积、乐城至博鳌港流入南海。

万泉河是一条短而壮的河流。沿河有许多独特的自然景观。“合口咀”就是其一。“合口咀”也称“合口嘴”。它位于万泉河中上游琼海境石壁之上七公里处。

万泉河两流,如何在“合口咀”合流?据万泉河“合口咀”北岸长力村一位长年在万泉河上游两水之间来往购买山货熟悉两水走势的村民介绍,海南岛的地势主要由五指山、黎母山脉依次向西向东延伸递降。万泉河上游南北两水,从五指山、黎母山分流向东而下,河岸陡削,峰连壁立,河谷狭窄,流水湍急,形成惊涛裂岸,纵谷雷奔之气势。开始,两水相隔遥远,有数十公里之遥。由于海南地势西高东低走向使然,两水在群峰山谷中弯弯转,渐而走近。南流流进烟园,便进入旧乐会县境,俗叫“乐会水”。该流从烟园下毛榈、毛野园、加朗田、粉车、蛮产、山荫口,最后在坡寮河段,同北流合汇。而北流则在船埠进入旧定安县境,俗称“定安水”。该水从船埠下双滩、峻口、劳牛沟、龙界滩,最后在长力河段同对面坡寮河段的南流合汇。长力那位村民说,南北两水,在烟园与船埠之间,尚隔十余公里。而后两水向下奔流,便逐渐走近。当南流下至山荫口,北流下至龙界滩之处,两流已走的很近,仅隔二、三百米,两水中间夹着隔着一个高约一米宽约二、三百米,长水深水长等灌木丛的沙堆(也叫沙洲)。这个沙堆向下延伸约一公里,便迥然而止。收缩成一个呈U形半圆形的沙堆堆头。两条溪流,就在这个不再延伸的沙堆前合流,融汇为一,这就是闻名的“合口咀”。

这南北两流合汇之处,在天晴日和的天气条件下,两流合汇之水是静态的,是融融泄泄的,静静的融融泄泄而流。这种两条溪流,一涌一

幼时看戏

■ 王槐珂

镇上看戏。夏日夜晚,朦胧夜色,去的路上,总兴致勃勃,小脚步轻快如飞。

戏场是露天的,却有长条的石凳座位,凭票入场,而我还不够售票的高度,从人群里就钻进去了,每次最迫不及待的是到后台去看演员化妆。

龙凤呈祥的绸布前,摆放着简易的桌子,碟儿盏儿填满五颜六色的脂粉和涂料。只见彩笔一挥,或轻描淡写或浓墨重彩,生、旦、净、丑各具形态,栩栩如生呈现眼前。最让我好奇的是,男性的头发总是长长的垂到腰间,真猜不透这长发是怎么接上去的。只见巧手一盘,就是造型独特的发髻,高高耸立,戴上官帽,更是英气逼人了。女性的装扮更是复杂,戏袍花色艳丽,丹凤眼,嘴唇涂红得像樱桃,项链、耳环、发簪、挂饰……满身珠光宝气,熠熠生辉,散发出迷离的光,让我凝视良久,几近入迷。与其说是去看琼剧,不如说是我迷恋这神秘舞台背后的金簪、坠子,还有精美的长袍服饰。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在那个闭塞的乡村,吃惯了粗茶淡饭,看惯了粗布棉衣,看惯了简陋的瓦房,这璀璨的物饰,这奢华的装扮,无疑是世界上没有的珍奇。

舞台上白炽的灯光引来了许多蚊虫萦绕,伴奏的乐器摆放在一旁。只听见锣鼓一敲,帷幕徐徐拉开,眼前是层次丰富景致幽深的幕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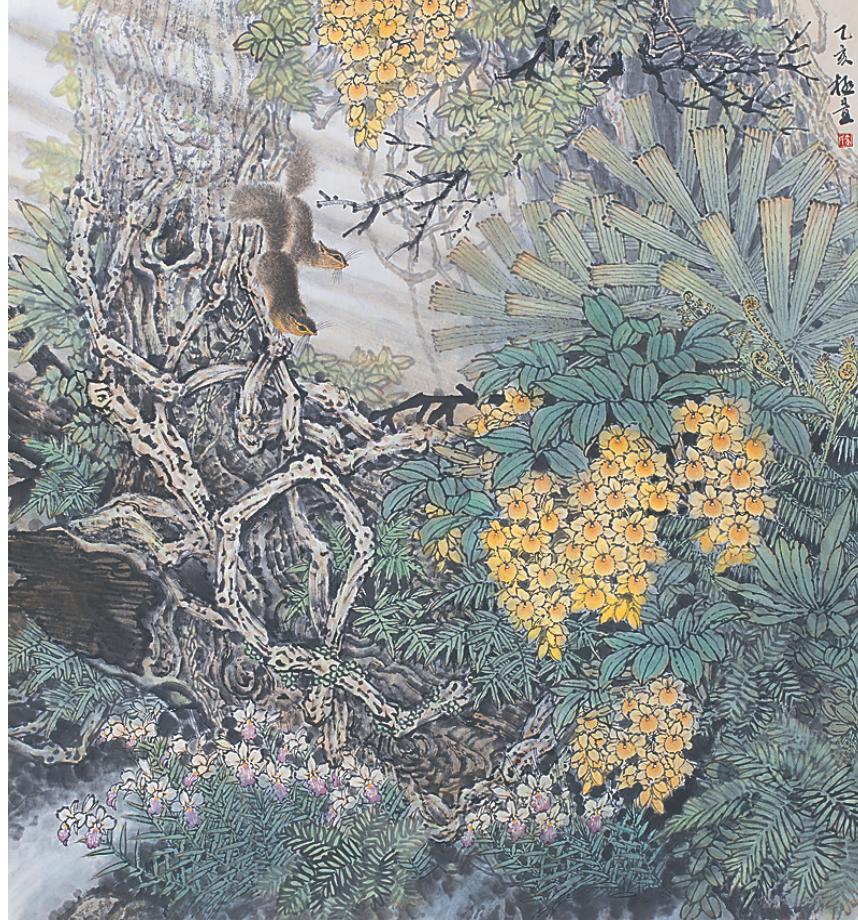
如梦似幻,又仿若真实存在。正旦手执小扇碎步登台,缓缓而来,如仙女下凡,赢得热烈的掌声,背景随场次更换,花生鼻梁上涂小块白粉,踏着轻浮放荡的步伐,招摇过市。

年幼无知,听不懂台上唱的是什么,看不懂台旁的字幕,对琼剧的热情除了那光彩照人的服饰和葳蕤生辉的头簪,还有那表情丰富的姿容,就再也不知道该看什么了。

那刺耳的唱腔,犹如夏日里聒噪的蝉鸣。渐渐地,眼皮子重了,唱声模糊,悠远,婉转低回入深谷,幻化为柔软的催眠曲……往往是第一场没演完,我就睡倒在母亲的怀中了。曲终人散,还在甜美的睡梦中,爸妈怕惊醒我,小心翼翼,轮流背着我走着崎岖的路趟过低洼的水从镇上摸黑走回家。第二天,就连戏名都不记得了。而下一次,有戏班子来,我却总乐此不疲地跟着父母去看戏。模仿是孩子的天性。趁父母不在时,还常常以大红大绿的被单为戏袍裹在身上,以睡床为戏台,伸出兰花指,翩跹起舞,依依呀呀唱起来,小伙伴们是观众,着实是过了一把唱戏瘾。

这是一种执着还是孩童的一种任性?记得有一次,父母去看戏,没带上我,是从后门偷偷溜走的。那一次我大发雷霆,从父母房间横架的竹竿上扯下所有的衣服,并用脚恶狠狠地踩踏,以此泄愤与报复他们对我的抛弃,大哭大闹不止。对于孩童的我,即使看不懂琼剧,但是错过一次看戏的机会却也是十分地委屈难过。

15岁开始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渐渐地把异乡当家乡。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琼剧了。走过很长的路,到过许多地方,饱览了世间风景,儿时迷恋的那些旖旎光影,那些绚丽的服饰,那些奇异的脸谱,那些珍贵的挂饰,已经不再稀奇。而每年早春二月,适逢离我家不远的高坡村洗夫人庙公期,按照海口乡村习俗搭台唱戏是传统,戏班子婉转悠扬的唱声从远空传来。那飘渺茫远的琼音,隔着时空,飘忽而来,仿若淡淡花香,恍惚相识,轻轻晚风中,仿佛又回到儿时的故乡,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三香》(国画)
王极量作

万泉河 「合口咀」奇观

■ 王锡均

的,几乎不见任何合汇之流迹,然而,在气候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往往显现一种独特的自然生态奇观而令人瞩目。奇观之一,两流相搏,击浪排空。每当南北两流上游山区连日暴雨,两水一同暴涨,浑黄的“山捋水”,势如奔马,从扩大的两条河道奔涌而下,直冲“合口咀”,便形成两股激流相冲相撞相搏相击的态势,激起一股股升空的水柱,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那溅起的浪花,从半空跌落下来,又化成咆哮的水流翻滚着旋转着,前冲后撞地向下流奔而去。这种壮观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奇观之二,两条溪流,一浊一清,一黄一蓝。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万泉河上游山区,时有风云变幻。时有南流上空黑云密布暴雨倾盆,北流上空却阳光灿烂,一片蓝天。时而又有北流上空黑云密布,暴雨倾盆,南流上空却阳光灿烂,一片蓝天。这种一边晴一边雨的天气,便造就了两条河流,呈现不同流态,不同颜色的自然景观。有雨的一条是势如奔马,波浪汹涌,滚滚奔腾;无雨的一条却是蓝色清流,静静的融融泄泄而流。这种两条溪流,一涌一

一静,一浑一清,一黄一蓝的流态,组成一幅壮丽的自然画图,令人叹为奇观。更奇的是,当一边溪流暴涨,涌到“合口咀”交汇处时,便出现暴涨的洪流,以强大滚动的涌浪,把这边静静的流水阻截,以无比强大的压力,把这边的流水拥压而向上倒流。尽管被拥压倒流之溪水,被拥压得不断上涨,仍然敌不住那边涌来更大的涌浪,从而造成这边溪水倒流的罕见景观。有一次南流发大水,在合口咀北边,把北流推拥而倒流。长力村一位村民有一只小船停泊北流岸边,由于船缆拴的不牢而脱掉,那只小船随着北流倒流,竟流至一公里之上的龙界滩。

奇观之三,“合口咀”的阴阳水。俗话说热为阳,凉为阴。每年夏天,当全天烈日曝晒之时,特别是盛夏芒种、夏至或三伏酷热天气,北流水流往往被烈日曝晒,造成水温升高,即使至黄昏下河沐浴,水温还是热的。然而南流却与之相反。尽管同南流一样有烈日曝晒。不管是中午,还是黄昏时刻,“合口咀”之南流却是凉丝丝的。南流与北流,在“合口咀”之处,为何同被烈日曝晒,却是一热一凉。原来,上世纪50年代,国家在合口咀南流上游十几公里处,建起牛路岭水电站。长长的坝把上游十几公里库区的水堵成一个大湖,水深达几十米。任你多猛烈的阳光,也晒不到底,库区水底的水是冰凉的。牛路岭水电站为了发电,日夜向下游放水。从大坝闸门泄放之库底凉水,经烟园、毛榈、毛野园流至“合口咀”,流程尽管多达数十分钟到达,然而水温还是冰凉的。这就是“合口咀”出现温差七八度之阴阳水自然生态奇观。南流呈现的这种清凉生态,成为一个绝佳的天然浴场。每年盛夏酷热时节,“合口咀”两岸村民,每天在艰苦劳作之黄昏时刻,总是成群结队下河游至“合口咀”南边,在凉浸浸的清水中泡浴游泳,享受那份大自然的馈赠。直至月亮从万泉河岸椰林梢上冉冉升起,人们才惬意地爬上河岸回家。

风停留在时间的拐角处
老蒲扇摇出一些镇静
坠落的鸟鸣
洗劫万物内心的安宁
热辣辣的故事,无需
荷香的隐喻,月色的修辞
早被萤火虫的灯笼
照亮

诗路花语

青莲说(外一首)

■ 林杰荣

不敢妄称君子
但水一样的性格,我有
清澈,淡泊,甘于平静
微风和涟漪
把我内心的镜子打磨光亮

蓝天坚守着它的蓝
而我,用一生的清白
为最底层的泥泞说句公道话
干净的未必袒露在阳光下
黑暗里,更需要坚守的自觉
我的信仰并不大
一场干净的雨,一颗晶莹的露珠
或者,一辈子只开一次花
用短暂的花期宣告誓言
我没有错过,我没有遗憾

◎青竹谣

青山为父,骨子里
继承了宠辱不惊的性格
风雨袭来不弯腰
最初的那颗心,坚若磐石
先把根扎稳,先关心
脚下这一方小小净土
我始终站在最初的位置
挺着腰杆,聆听
生活里最平淡的真

再虚心一点,一棵小草的枯荣
也值得我用心学习
不要太多索求,不要抱怨
每一个季节都唱着同样的歌
望着天空成长
好好保护自己的颜色

父亲的犁铧

■ 汪英尾

我,总想从某个角度
记录下你平凡
而又艰辛的一生
联想你春天耕作的模样
所有穿透岁月的沟壑
你那磨平的棱角
以短小精悍的思维
思考泥土的意义
呼吸着在旱烟袋下
田野的芬芳
种子在不经意间发出新芽
你被遗弃在
金黄的稻谷旁
奶奶,以几毛钱的价值
为你画上句号
也许不久之后,你又变成
一个崭新的犁铧
继续耕耘一垄又一垄
春夏秋冬

月亮花开

■ 赖杨刚

总有些想念是悬在天上的
如誓言搭建的鹊桥,借传说的名义
轻轻
把离别走成相聚
请用尽全部的心有灵犀,不停地念叨
一个人的小名
并挥霍完仅有的亲切,才能
让爱情下凡在嘴角,成吻,足够心跳
月亮花开

暮夏帖

■ 胡巨勇

踏着蝉鸣歇斯底里的誓词
阳光终究拔节成了烈焰
迷失代替语言
天空越来越逼仄
村庄,静置生活场景
鸡鸣声缓,犬吠不再张扬
慵懒和安逸妥协于树荫之下
水牛泡澡于池塘,试图
用反刍填补生活的缄默

风停留在时间的拐角处
老蒲扇摇出一些镇静
坠落的鸟鸣
洗劫万物内心的安宁
热辣辣的故事,无需
荷香的隐喻,月色的修辞
早被萤火虫的灯笼
照亮